

O. Henry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

婚姻手册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WINSHARE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美] 欧·亨利 著

王永年 译

华夏出版社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

O. Henry

婚姻手册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 欧·亨利 著

王永年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姻手册: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 (美) 亨利 (Henry, O.) 著; 王永年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1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书名原文: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

ISBN 978-7-5080-4477-4

I. 婚… II. ①亨… ②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8370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小文化

婚姻手册: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作 者 [美] 欧·亨利

译 者 王永年

责任编辑 袁 沙

特约编辑 胡群英

美术编辑 杨无惧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477-4

定 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生活的幽默，人性闪光

王永年

欧·亨利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他以新颖的构思、诙谐的语言、悬念突变的手法表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开辟了美国式短篇小说的途径。他的作品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美国于一九一八年设“欧·亨利纪念奖”，专门奖励每年度的最佳短篇小说。

欧·亨利的真实姓名是威廉·西德尼·波特。他于一八六二年九月十一日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师的家庭，从十五岁开始就在家乡一家药房当学徒，工作了五年。一八八二年，由于健康原因，去西部得克萨斯州一个牧场做了两年牧牛人，辽阔的草原和粗犷的牧人生活给了作家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经历和感受反映在他日后以《西部的心》为题的集子和另一些以草原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中。

一八八四年以后，波特调换了不少职业，做过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和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员。一八八七年他与阿索尔·埃斯蒂斯结婚，他们生有一女，名叫玛格丽特。在奥斯汀银行工作期间，波特曾买下一家名叫《滚石》的周刊，发表了一些讽刺性的幽默小品。在此前后，银行短缺了一笔现金，波特为了避免审讯，只身离家，流浪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一八九六年，他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冒险归来探视。妻子于一八九七年夏病故，波特本人在次年四月被捕，关进俄亥俄州监狱。

监狱当局考虑到波特具有药剂学知识和工作经验，便分配他担任监狱医务室的药剂师。他在工作之余，开始认真写作，以稿酬所得贴补狱外女儿的生活费用。一八九九年，他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麦克卢尔》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署名“欧·亨利”。

这个笔名一说原是狱中所用一部法国药典作者的名字，一说是某个

监狱看守的名字；不管怎么说，署名为“欧·亨利”的作家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出版界的兴趣。

一九〇一年，欧·亨利因表现良好，提前获释。一九〇二年他迁居纽约，专门从事写作，并和纽约《世界报》签订了合同，每周提供一个短篇，同时还替别的报刊撰稿。正当他的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健康状况却开始恶化，加上第二次婚姻的不幸，他开始酗酒，心力交瘁，于一九一〇年六月五日在纽约病逝。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后的二三十年中，资本主义正处于自由竞争阶段，民主自由理想鼓舞着人民和作家，文学创作中乐观、开朗、豪放的情绪处于主导地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垄断资本的逐步形成，经过几次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不安，以农村破产、劳资矛盾为焦点的各种社会问题趋于尖锐化。这期间，在欧洲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一批来自社会下层的新兴作家，如马克·吐温（1835—1910）、哈·加兰（1860—1940）、欧·亨利（1862—1910）、弗·诺里斯（1870—1902）、斯·克莱恩（1871—1900）、西·德莱塞（1871—1945）、杰克·伦敦（1876—1916）等，对美国民主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们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社会的消极面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罪恶，反映了美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愤怒，道出了广大人民要求生存权利和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愿望。这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历史不长的美国文学作出了贡献。

欧·亨利一生创作了近三百个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于一九〇四年问世，它以虚构的拉丁美洲的安楚里亚共和国为背景，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冒险家推行侵略掠夺的殖民主义政策的行径，这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现实意义。小说中的维苏威果品公司影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是享有无上特权的“国中之国”。为了压低当地香蕉的出口税，获得超额利润，维苏威果品公司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发动叛乱和军事政变，以撤换不俯首听命的政府。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展开了几条并行的线索，试图描绘出一幅广阔的画面，手法有其别致之处；但章与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够紧密，作为几个短

篇也可以单独成立，而这正是作者独特的艺术手法的自然流露。除了《白菜与皇帝》外，欧·亨利还写了一些以拉丁美洲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如《平均海拔问题》、《“醉翁之意”》、《双料骗子》等，这些作品地方色彩浓郁，别有情趣。

欧·亨利的另一部分作品是描写美国西部草原和牧牛人生活的，主要收在以《西部的心》为题的集子里。欧·亨利时常引用吉卜林（1865—1936）的一句话“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它们永不会相遇”，但他的用意和那个美化帝国扩张的英国诗人不同，他所说的西方是指广阔自由、富有浪漫气息的美国西南各州，东方则指以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发达的东北各州。在欧·亨利的心目中，美国西部草原和东部城市大相径庭；在西部，资本主义文明的压迫不那么明显，人们淳朴、勤劳、正直、勇敢，充满朝气和活力，还没有沾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虚伪狡诈的恶习。一个濒临毁灭的赌徒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大城市来到草原，通过劳动和接近大自然，重新获得了健康和生活的信心（《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重友情、讲义气的牧人甘愿用一切方法帮助患难中的伙伴，不惜作出自我牺牲（《圣罗萨里奥的朋友们》）。

在欧·亨利笔下，柏油马路和钢筋水泥组成的大城市是阴森沉默、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人们说它是铁石心肠，说它没有恻隐之心；人们把它的街道比作荒寂的森林和熔岩的沙漠”（《回合之间》）；但就在这高楼大厦的丛林里，在不毛的柏油地上，却会出乎意料地长出瑰丽的人性的花朵。作家寻觅并找到了独特的传奇——描写爱情、友谊、自我牺牲、美丽的心灵和崇高的感情的传奇。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中占有较大比例、值得重视的是描写美国大城市，尤其是纽约生活的作品。作家一生坎坷，常与资本主义社会底层失意落魄的小人物同甘共苦，对他们怀有深刻的同情，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他曾把一个以描写纽约曼哈顿市民生活为主的集子题名为《四百万》，因为当时一些作家认为组成纽约社会基础的是四百个“上流人物”，只有他们才举足轻重；而欧·亨利却认为应当受注意的不是四百个剥削自肥的资本家，而是四百万纽约普通人。

在描写纽约小人物的作品中，有几篇久负盛名，脍炙人口，在国内曾被改编为广播剧或电视剧。《麦琪的礼物》写的是一对穷困的年轻夫妇相互馈赠圣诞礼物的动人故事。妻子卖了引以为自豪的一头长发去买一条表链给丈夫，殊不知丈夫正好卖了祖传三代的金表，换来一套为妻子装饰头发的玳瑁梳子。通过这一巧合，作者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为贫困所迫的小人物尽力给别人增添一些快乐的崇高感情。《警察和赞美诗》写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为谋得食宿想进监狱，以度过即将来临的严冬。流浪汉故意为非作歹，以身试法，每次都没有被捕；而正当他听到教堂赞美诗的音乐，思想上起了变化，决心同过去决裂，振作精神，重新做人的时候，警察却把他抓走了。故事情节似乎荒诞不经，违情悖理，但在美国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却是完全可信的。在今天的西方社会，类似的情况仍有发生。《最后的常春藤叶》感伤气氛浓厚，满怀深情地赞美了穷艺术家之间相濡以沫的友谊，刻画了一个舍己为人，认为自己的生命创作出毕生最后一幅杰作的善良的老画家的形象。

欧·亨利还有一部分短篇是描写骗子的。在这些作品里，他采用了说书人的形式，由杰夫·彼得斯用嘲笑讽刺、愤世嫉俗的语调叙述故事，表明了他对资产阶级生活习俗和道德标准的敌视态度。他企图说明，整个美国资产阶级社会无非是一个尔虞我诈、黑吃黑的骗子社会，不少道貌岸然的“上流人物”只不过是成功的高级骗子而已。政界要人卖官鬻爵《黄缘奇遇》，金融界巨头巧取豪夺，这固然是常事，连一则征婚广告也可用来敛财（《精确的婚姻学》），创办所谓慈善事业更是设骗发财的妙计（《慈善事业数学讲座》）。欺骗手段虽然各有其巧妙之处，本质却没什么区别。在《黄雀在后》里，一个骗子、一个强盗和一个金融家由于偶然的机遇走到了一起，他们自诩是在开“全国贪心汉大会”，比赛骗人的本领，结果在金融家面前，骗子和强盗都自愧弗如。《我们选择的道路》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规律，说明强盗和金融资本家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拦路行劫的匪徒和操纵投机的资本家在追求利益时都不择手段，不惜置对手于死地。

欧·亨利笔下的骗子自有一套行骗哲学和道德观念，他们并不在安分守己、凭劳动吃饭的人身上找钱，只欺骗那些贪得无厌、妄想不劳而获的人。欧·亨利把这类作品的集子题名为《善良的骗子》是有其用意的。

欧·亨利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幽默风趣，诙谐机智，描写生动，文字简练。生动的描写来自对事物的深刻了解和广泛的知识。欧·亨利是善于观察事物和积累知识的。居住纽约期间，他常常坐在自家窗前，密切观察行人；或在街上徘徊，在小饭馆、小客栈，在排队领取救济金的失业工人中，甚至在公园的长凳上找寻和人们接触的机会，从周围生活中汲取创作题材。他善于捕捉生活中令人啼笑皆非而富于哲理的戏剧性场景，用近似漫画的笔触勾勒人物，从细微之处抓住特点，用形象的语言描绘出来，挥洒自如，左右逢源，使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如观其人，如闻其声。

在处理小说结尾方面，欧·亨利显示了惊人的独创性。“欧·亨利式的结尾”在美国文学中享有盛名。他先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说明一些情况，作了铺垫，埋下伏笔，但对最重要的事实却一直保守秘密；结尾时峰回路转，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意料不及的结局，向读者揭示了整个故事的意义和人物性格及行为的全部真实，使读者在惊愕之余，拍案叫绝，不能不承认故事的合情合理，赞叹作者构思的巧妙。但欧·亨利也有他的局限性，作品的价值并不平衡。有些作品格调不高，对社会与人生的分析不够深刻，并且由于当时社会上庸俗趣味的影响，为悲惨的故事硬添上一个圆满的结局，从而冲淡了作品的社会意义。这些都决定了他的幽默调子与同时代其他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所不同。

二〇〇七年于北京

目 录

生活的幽默，人性闪光 / 1

麦琪的礼物 / 7

爱的奉献 / 7

警察和赞美诗 / 13

财神与爱神 / 19

没有完的故事 / 26

供应家具的房间 / 33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 40

华而不实 / 44

刎颈之交 / 50

婚姻手册 / 58

比绵塔薄饼 / 68

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 / 78

苹果之谜 / 91

活期贷款 / 105

公主与美洲狮 / 111

催眠术家杰甫·彼得斯 / 117

慈善事业数学讲座 / 124

精确的婚姻学 / 132

虎口拔牙 / 138

艺术良心 / 144

黄雀在后 / 150

“醉翁之意” / 163

双料骗子 / 176

女巫的面包 / 186
吉米·海斯和缪里尔 / 190
人生的波澜 / 195
我们选择的道路 / 201
小熊约翰·汤姆的返祖现象 / 206
提线木偶 / 218
剪亮的灯盏 / 229
汽车等待的时候 / 241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 246
最后的常春藤叶 / 252
丛林中的孩子 / 258

名家评论 / 265
欧·亨利生平及创作年表 / 267

麦琪的礼物

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总觉得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未免太吝啬，当时脸都臊红了。德拉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块八毛七分钱，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在那张破旧的小榻上号哭之外，显然没有别的办法。德拉就那样做了。这使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这个家庭的主妇渐渐从第一阶段退到第二阶段，我们不妨抽空儿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连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八块钱。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

下面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但是永远不会有信件投进去；还有一个电钮，除非神仙下凡才能把铃按响。那里还贴着一张名片，上面印有“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几个字。

“迪林汉”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每星期挣三十块钱的时候，一时高兴加在姓名之间的。现在收入缩减到二十块钱，“迪林汉”几个字看来就有些模糊，仿佛它们正在郑重考虑，是不是缩成一个质朴而谦逊的“迪”字为好。但是每逢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回家上楼，走进房间的时候，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就是刚才已经介绍给各位的德拉——总是管他叫做“吉姆”，总是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很好的。

德拉哭了之后，在脸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子跟前，呆呆地瞅着外面灰蒙蒙的后院里，一只灰猫正在灰色的篱笆上行走。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她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一件礼物。好几个月来，她省

吃俭用，能攒起来的都攒了，可结果只有这一点儿。一星期二十块钱的收入是不经用的。支出总比她预算的要多。总是这样的。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来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为了买一件好东西送给他，德拉自得其乐地筹划了好些日子。要买一件精致、珍奇而真有价值的东西——够得上为吉姆所有的东西固然很少，可总得有些相称才成呀。

房里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壁镜。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一个非常瘦小灵活的人，从一连串纵的片断的映像里，也许可以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不差的概念。德拉全凭身材苗条，才精通了那种技艺。

她突然从窗口转过身，站到壁镜面前。她的眼睛晶莹明亮，可是她的脸在二十秒钟之内却失色了。她迅速把头发解开，让它披落下来。

且说，詹姆斯·迪林汉·扬夫妇有两样东西特别引为自豪，一样是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另一样是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①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②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嫉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这当儿，德拉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奔泻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佛给她铺成了一件衣裳。她又神经质地赶快把头发梳好。她踌躇了一会儿，静静地站着，有一两滴泪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褐色的旧外套，戴上褐色的旧帽子。她眼睛里还留着晶莹的泪光，裙子一摆，就飘然走出房门，下楼跑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住了，招牌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经营各种头发用品。”德拉跑上一段楼梯，气喘吁吁地让自己定下神来。那位夫人身躯肥硕，肤色白得过分，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同“莎弗朗

① 示巴女王：示巴古国在阿拉伯西南，即今之也门。《旧约·列王记上》载示巴女王带了许多香料、宝石和黄金去觐见所罗门王，用难题考验所罗门的智慧。

② 所罗门王：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国王，以聪明豪富著称。

妮”^①这个名字不大相称。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道。

“我买头发，”夫人说，“脱掉帽子，让我看看头发的模样。”

那股褐色的小瀑布泻了下来。

“二十块钱。”夫人用行家的手法抓起头发说。

“赶快把钱给我。”德拉说。

噢，此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翅膀似的飞掠过去。诸位不必理会这种杂凑的比喻。总之，德拉正为了送吉姆的礼物在店铺里搜索。

德拉终于把它找到了。它准是专为吉姆，而不是为别人制造的。她把所有店铺都兜底翻过，各家都没有像这样的东西。那是一条白金表链，式样简单朴素，只是以货色来显示它的价值，不凭什么装潢来炫耀——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这样的。它甚至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到就认为非给吉姆买下不可。它简直像他的为人。文静而有价值——这句话拿来形容表链和吉姆本人都恰到好处。店里以二十一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她，她剩下八毛七分钱，匆匆赶回家去。吉姆有了那条链子，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毫无顾虑地看看钟点了。那只表虽然华贵，可是因为只用一条旧皮带来代替表链，他有时候只是偷偷地瞥一眼。

德拉回家以后，她的陶醉有一小部分被审慎和理智所替代。她拿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不出四十分钟，她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卷，变得活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生。她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

“如果吉姆看了一眼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她自言自语地说，“他会说我像是康奈岛游乐场里的卖唱姑娘。我有什么办法呢？——唉！只有一块八毛七分钱，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到了七点钟，咖啡已经煮好，煎锅也放在炉子后面热着，随时可以

^① 莎弗朗妮：意大利诗人塔索（1544—1595）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题材的史诗《耶路撒冷的解放》中的人物，她为了拯救耶路撒冷全城的基督徒，承认了并未犯过的罪行，成为舍己救人的典型。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耶路撒冷的解放》第2章第1—54节（1993年版，王永年译）。

煎肉排。

吉姆从没有晚回来过。德拉把表链对折着握在手里，在他进来时必须门口的桌子角上坐下来。接着，她听到楼下梯级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脸色白了一忽儿。她有一个习惯，往往为了日常最简单的事情默祷几句，现在她悄声说：“求求上帝，让他认为我还是美丽的。”

门打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他很瘦削，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只有二十二岁——就负起了家庭的担子！他需要一件新大衣，手套也没有。

吉姆在门内站住，像一条猎狗嗅到鹌鹑气味似的纹丝不动。他的眼睛盯着德拉，所含的神情是她所不能理解的，这使她大为惊慌。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带着那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下来，走近他身边。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过不了圣诞节。头发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在意吧，是不是？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啦。说句‘恭贺圣诞’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的好东西，你怎么也猜不到的。”

“你把头发剪掉了吗？”吉姆吃力地问道，仿佛他绞尽脑汁之后，还没有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弄明白似的。

“非但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说，“不管怎样，你还是同样地喜欢我吗？虽然没有了头发，我还是我，可不是吗？”

吉姆好奇地向房里四下张望。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带着近乎白痴般的神情问道。

“你不用找啦。”德拉说。“我告诉你，已经卖了——卖了，没有了。今天是圣诞前夜，亲爱的。好好地对待我，我剪掉头发为的是你呀。我的头发也许数得清，”她突然非常温柔地接下去说，“但我对你的情爱谁也数不清。我把肉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中突然醒过来。他把德拉搂在怀里。我们不要冒昧，先花十秒钟工夫瞧瞧另一方面无关紧要的东西吧。每星期八块钱的

房租，或是每年一百万元房租——那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数学家或是一位俏皮的人可能会给你不正确的答复。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①，但其中没有那件东西。对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说明。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把它扔在桌上。

“别对我有什么误会，德尔。”他说，“不管是剪发、修脸，还是洗头，我对我姑娘的爱情是绝不会减低的。但是只消打开那包东西，你就会明白，你刚才为什么使我愣住了。”

白皙的手指敏捷地撕开了绳索和包皮纸。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呼喊，紧接着，哎呀！突然转变成女性神经质的眼泪和号哭，立刻需要公寓的主人用尽办法来安慰她。

因为摆在眼前的是那套插在头发上的梳子——全套的发梳，两鬓用的，后面用的，应有尽有，那原是百老汇路上一个橱窗里德拉渴望了好久的东西。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的美丽的发梳——来配那已经失去的美发，颜色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她知道这套发梳是很贵重的，心向神往了好久，但从来没有存过占有它的希望。现在居然为她所有了，可是佩带这些渴望已久的装饰品的头发却没有了。

但她还是把这套发梳搂在怀里不放，过了好久，她才能抬起迷蒙的眼泪，含笑对吉姆说：“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吉姆！”

接着，德拉像一只给火烫着的小猫似的跳了起来，叫道：“喔！喔！”

吉姆还没有见到他的美丽的礼物呢。她热切地伸出摊开的手掌递给他。那无知觉的贵金属仿佛闪闪反映着她快活和热诚的心情。

“漂亮吗，吉姆？我走遍全市才找到的。现在你每天要把表看上百来遍了。把你的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并没有照着她的话做，却坐到榻上，双手枕着头，笑了起来。

“德尔，”他说，“我们把圣诞节礼物搁在一边，暂且保存起来。它们实在太好啦，现在用了未免可惜。我是卖掉了金表，换了钱去买你的

① 麦琪：指基督初生时来送礼物的三贤人。一说是东方的三王：梅尔基奥尔（光明之王）赠送黄金表示尊贵；加斯帕（洁白者）赠送乳香象征神圣；巴尔撒泽赠送没药预示基督后来遭受迫害而死。

发梳的。现在请你煎肉排吧。”

那三位麦琪，诸位知道，全是有智慧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们带来礼物，送给生在马槽里的圣子耶稣。他们首创了圣诞节馈赠礼物的风俗。他们既然有智慧，他们的礼物无疑也是聪明的，可能还附带一种碰上收到同样的东西时可以交换的权利。我的拙笔在这里告诉了诸位一个没有曲折、不足为奇的故事：那两个住在一间公寓里的笨孩子，极不聪明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一家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让我们对目前一般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所有馈赠礼物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接受礼物的人当中，像他们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他们就是麦琪。

爱的奉献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奉献是难以承受的。

那是我们的前提。这篇故事将从它那里得出一个结论，同时证明前提的谬误。从逻辑学的观点来说，这固然是一件新鲜事，可是从讲故事的观点来说，却是一件比中国的万里长城更为古老的艺术品。

乔·拉腊比来自中西部栎树参天的平原，浑身散发着绘画艺术的天才。他还只六岁时就画了一幅镇上抽水机的风景画，抽水机旁还画了一个匆匆走过的、有声望的居民。这件作品给配上架子，挂在药房的橱窗里，挨着一只留有几排参差不齐的玉米粒的穗棒。他二十岁时背井离乡来到纽约，束着一条飘拂的领带，带着一个更为飘拂的荷包。

迪莉娅·卡拉瑟斯生长在南方一个松林葱茏的小村里，她把六音阶之类的玩意儿搞得那样出色，以致亲戚们替她凑了一笔为数不多的款子，让她去北方“深造”。他们没有看到她成——那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

乔和迪莉娅在一个画室里相遇了。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在那儿聚会，讨论明暗对比、瓦格纳、音乐、伦勃朗、绘画、瓦尔特托费尔、糊墙纸、肖邦、奥朗^①。

乔和迪莉娅互相——或者彼此，随你高兴怎么说——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因为（参看上文）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奉献是难以承受的。

拉腊比夫妇租了一套公寓，开始组织家庭。那是一个岑寂的地

^①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瓦尔特托费尔（1837—1915）：法国作曲家；肖邦（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奥朗：中国乌龙茶的粤音。